

## 成语典故里的运城 56

## 姜嫄生民：华夏农耕文明的精神溯源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又到一年秋收季，田野里瓜果飘香。运城人谈及家乡，对本地的水果、蔬菜、小麦等农作物，总怀着一份由衷的自豪。这份自豪，不仅源于对本地农产品品质的自信与当下农业发展的认可，更深植于与土地绵延千年的羁绊——华夏农业始祖后稷“教民稼穡”的故事，便发源于此。

今天，我们来细说另一个与后稷紧密相连的传奇——“姜嫄生民”，回溯这段与农耕文明紧密相连的文化记忆。
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从不只藏着诗情画意，更以写实笔触记录生活、用瑰丽想象讲述神话。其中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的记载，便为我们揭开了4500年前周民族起源的神秘面纱：周民族始祖姜嫄，本是稷山有邰氏之女、帝喾的元妃。她效仿人祖华胥，途经雷泽时踏过巨人足迹的大拇指，随即感应受孕。怀胎期满后，姜嫄顺利分娩，可因孩子降生自带异相，误以为是“不祥之物”，先后将婴儿丢弃在街巷、树林与寒冰之上。

神奇的是，命运始终在护佑这个孩子：小巷里的牛羊路过不踩，还主动前来喂奶；树林中恰逢樵夫砍柴救下他；寒冰上又有大鸟展翅遮蔽风寒，用羽毛温暖婴儿。直到大鸟飞走，婴儿才发出洪亮的啼哭，哭声传遍四方。姜嫄见此情景心生不忍，最终将孩子抱回抚养；

又因曾想丢弃他，便为其取名“弃”。

弃长大后聪慧过人，尤其痴迷种植，喜好栽种麻、菽等作物，还通过精心培植发现了粒食的价值，让庄稼连年丰收。尧帝因此封他为农官，负责教民耕种，舜帝更封其为“后稷”，专任司农大臣，世人常称其“弃稷”“稷弃”“稷后”。

后稷教民稼穡，不仅带来了五谷种植技术，更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农事经验，搭配羲和所制历法指导农时，让先民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，开启了春种秋收、五谷丰登的农耕文明新纪元。这段姜嫄与后稷的故事，随《诗经》流传千年，至今仍生动鲜活。

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期，人口繁衍直接关系部落存续，姜嫄作为后稷之母，自然被赋予“生育神灵”的主要形象。她“履巨人足迹而孕”的传说，虽带着原始神话的奇幻色彩，却也契合了先民对“子孙繁荣、家族昌盛”的迫切祈愿。而姜嫄“三弃后稷却终难割舍”的过程，更让她的形象褪去神性的疏离，多了几分温柔慈祥的人格温度。

如果说姜嫄承载着“生命延续”的信仰，那作为“五谷之神”的后稷，则是农耕文明的核心象征。他“尝百草、教民稼穡”的贡献，本质上是先民对“粮食生产”的敬畏与珍视。在农耕社会，粮食是生存的根本，人们通过纪念、祭祀后稷祈求丰收，其背后藏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、和谐共生的朴素理念。

先民深知，唯有顺应自然规律、掌握农耕技术，才能获得富足生活。而后稷的传说，恰好将这种生存智慧转化为可崇拜、可传承的文化符号，深深影响着后世农业发展。

千百年来，为感念姜嫄与后稷的恩德，人们修建了众多庙宇以作纪念。全国各地这类遗存尤为丰富：不仅有稷王庙、稷益庙、姜嫄圣母祠等专供庙宇，二人还被作为丰收之神、生育之神供奉在其他祠庙中。

仅运城地区的代表性庙宇就不胜枚举——拥有全国唯一北宋单檐庑殿顶建筑的万荣稷王庙，现存已知规模最大的稷山稷王庙，以及殿内壁画堪称“画在墙上的农业史诗”的新绛稷益庙。在稷山稷王庙的正殿后方，专设姜嫄殿供奉后稷之母，该殿与殿前四柱亭均为典型的元代遗构，见证着千年的祭祀传统。

在河津的高裸庙中，新建宫殿里供奉着女娲、姜嫄与简狄三位神灵，庙内还有壁画生动讲述了姜嫄生民的故事。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庙会，当地的乡亲都会组成百人迎神队伍，以鼓乐仪仗将姜嫄娘娘像用轿子抬出，在全村游行散花，按惯例轮流前往“娘家”“舅家”走亲戚，借此祈愿子嗣延绵、家族兴旺。这些仪式与遗存，无不彰显着一个民族对生命、自然与幸福的挚爱。

从重视“家族延续”到强调“农业为



▲河东成语典故园“姜嫄生民”雕塑

本”，“姜嫄生民”的传说始终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。这条文化纽带，将上古先民的生存智慧、精神信仰与后世的社会理念紧密联结，成为华夏农耕文明与民族起源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根脉。



看君行坐处

□黎戈

所有的亲密关系，都如修行：“看君行坐处，一似火烧身。”过度热烈浓腻的紧贴关注，被焦虑紧张困在心牢，犹如心火焚烧，也将他人拖入无边火宅。

有人谈到泡茶技艺：备好茶具和茶叶，先用热水烫壶，与此同时，去烧开水，在滚泡时倒入茶壶，用杯垫盖住茶杯小烟，冬天则包上厚布；接下来，“不搅拌，不扰动，让茶叶在水里自己起落，舞动，然后静下来，缓慢释出香色”，“茶会自己完成自己，因而，人最要紧的，就是不要对它多事”，“泡茶唯有等”。

这也是行文、为人、交友、育儿之道。种子有其自带的完整生命流程，我们只需培土、浇水，接下来，就是把“我”挪开，不要拼命散发“我”的气味，去干扰生命的生长周期，就好了。

(选自《茫然尘世的珍宝》)



□刘志军

## 秋夜

夜深人不寐，举步上高楼。  
月染千家院，烟笼万树秋。  
寒蛩声细细，芸众梦悠悠。  
目极无何处，恍然一觉收。

**注：**犹记中学，养病在家，夜深无眠，踱步院中，月光轻柔，如纱似雾，流泻笼罩在杂蔬上，如梦似幻。微风过处，枝叶轻摇，静谧之极，身心几欲溶解。时过多年，岁月有痕，少年不再，月夜登楼，所想所感已非当年。憧憬已少，虚无渐生，觉天地苍茫，岁月悠悠。世间万物，只存在方式不同而已，本质并无区别。和光同尘，循道随缘，或可抵无何之境。

毛迎春先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，仍能提炼生活中的诗意，以笔为镜，映照秋夜之景，映照人心之境。这份对文学的热爱与创作的诚意，让《秋夜》这首五言律诗不仅仅是一首诗作，更成为一次“诗意栖居”的生动示范。尤其难得的是，注解与诗作相互呼应，构成一场诗意创作与人生省思的双向奔赴。若从“诗境溯源”“注解赋能”“创作品格”三个维度解读，更能品出其中深意。

一、诗境溯源：注解为诗锚定“情感坐标”

## 坐拥书城

境、景、情、意的如画描述与哲思  
——品读毛迎春《秋夜》

注解中“中学养病、夜深无眠、踱步院中”的少年记忆，是《秋夜》诗意的精神原乡。当年“月光轻柔如纱似雾”的梦幻感，与如今“月夜登楼”的苍茫感形成时空对话：

少年时“身心几欲溶解”的纯粹沉浸，是“月染千家院，烟笼万树秋”的意象原型，让诗中的月色、烟景有了真切的“生命体验底色”；

而今“憧憬已少，虚无渐生”的人生况味，又为“目极无何处，恍然一觉收”注入深沉的生命哲思——诗中每一处意象，都可在注解的记忆与省思中找到情感的“锚点”，让文字不再是抽象的辞藻，而是带着体温的人生切片。

二、注解赋能：让诗意升华为“哲思之境”

注解中“世间万物本质无别，和光同尘、循道随缘”的思考，是对诗歌精神内核的哲学升华：

从“寒蛩声细细，芸众梦悠悠”的众生相观察，到“本质并无区别”的本质性思考，注解将诗歌的情感抒发引向了对“存在”的追问：

“抵无何之境”的追求，与诗尾“目极无何处，恍然一觉收”形成互文——“无何处”不再是简单的茫然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后，对“和光同尘”生命境界的诗意表达，让诗歌的结尾有了更

厚重的哲学落点。

三、创作品格：在“旧忆与新知”中见真章

毛先生的创作，展现出“生活观察者”与“人生思考者”的双重品格：

作为“生活观察者”，他能从日常的“夜深登楼”中捕捉到“月染”“烟笼”“寒蛩声”的诗意细节，将平凡场景升华为古典雅致的诗境。这份对生活诗意的敏感度，正源于少年时“月光如纱”的审美启蒙；

作为“人生思考者”，他又将岁月的“憧憬”与“虚无”、生命的“本质”与“存在”融入诗与注解，让作品超越单纯的写景抒情，成为对人生境遇的深度省思。这种“从生活到哲思”的创作路径，既见古典诗词“言志”的传统，又显当代文人的理性思考，尤为难得。

总而言之，《秋夜》与注解的结合，是一次“诗的审美”与“人生省思”的完美共振。毛迎春先生以少年记忆为墨、以岁月哲思为笔，在格律与意象的编织中，写就了一首关于成长、关于存在、关于诗意栖居的动人篇章。读诗读注解，如随先生一同走过从少年到知命之年的心灵旅程，在月光、烟树、蛩声的交响中，品悟生命从“身心溶解”到“恍然一觉”的深邃与温柔。这份创作的真诚与才情，值得反复咀嚼、深深赞叹。